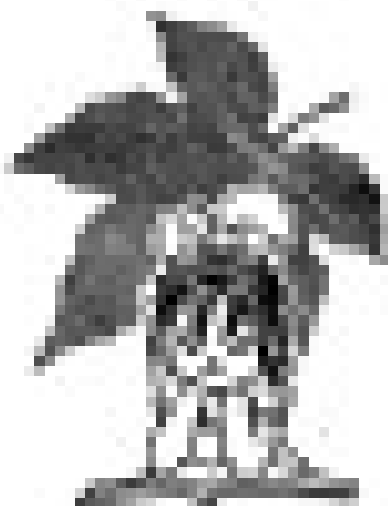




紅叶書齋

《紅叶書齋》編輯委員會

陳其南 鄭永福 李國武

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红叶书签

《儿童文学》1977—1979 年
得奖短篇小说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这本书里收集的十九篇儿童短篇小说，是《儿童文学》1977—1979年获奖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感情真挚。有几篇描述了老一代革命家的斗争事迹和他们关心革命后代成长的故事。其余大部分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少年儿童的风貌，富有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当它们在《儿童文学》先后刊出之后，在广大少年儿童中广为传阅，受到了普遍地热爱和欢迎。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和建议，选编了这个集子。

红 叶 书 签

《儿童文学》编辑部选编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7.5印张 122千字

1980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0.49元

目 次

伟大战士的足迹·····	王愿坚(1)
小溪奔向大海·····	白桦(16)
走夜路的小姑娘·····	鲁庸(40)
滦河上鹰的传说·····	管桦(47)
傻子站岗·····	郑万隆(52)
三个铜板豆腐·····	任大星(65)
红叶书签·····	刘厚明(78)
老玉米·····	胡奇(86)
一粒砂·····	浩然(93)
阿灼的小刀·····	谷应(105)
对手·····	赵金山(119)
爸爸·····	陈传敏(130)
鲁鲁和弟弟的遭遇·····	郑开慧(143)
弯弯的小河·····	程远(163)
水饺·····	知侠 真骅(177)
她活着·····	叶三午 吴祖心(188)
大风降温·····	夏有志(200)
破案记·····	王路遥(208)
吃拖拉机的故事·····	罗辰生(226)



伟大战士的足迹

王愿坚

在追寻革命前辈的脚印、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采访的时候，听到了一些故事。

这两篇小说所叙述的两个很小的、小得几句话就可以讲完的故事，是关于两位伟大的战士的。

夜

——据说，他头上那萧萧白发，是墨一样的黑夜染成的。

夜，漆黑。

这是个战斗的夜。远处传来阵阵枪声。

已经是三月末的天气了，可在这黔北山区，深夜里还是很凉的。冷风不停地钻进窗棂，灌到屋里来。

警卫员小韦冷不丁打了个寒噤，醒了。他觉着肩上沉甸甸的，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那床旧夹被披在他的身上了。他紧握着夹被，先向墙角瞥了一眼，看见那块用砖头支起的门板上，毯子还是整整齐齐地铺在那里。再向桌边望望，只见首长依然坐在那里，对着桌上的地图看着，不时抬起头凝神思索一会，然后用铅笔在图上划上点什么。

小韦坐在竹凳上，双手托着下巴，静静地注视着首长。他看见，这张轮廓鲜明的脸上，眉毛还是那么浓，嘴唇和颌下的胡髭还是那么密，可是两颊却明显地消瘦了，就连衣领也宽出了许多。在遵义开过会以后，刚发来这件军衣的时候，本来穿着是正好的嘛。

他轻轻叹了口气，从挎包里拿出一支蜡烛，走到桌边。他一边点着蜡烛，一边低声说道：“第三支啦！”

“嗯，嗯。”首长朝小韦微微一笑，又俯身看图了。

“看，看，”小韦本来想好了话，要劝首长几句的，可话一出口，却变成了埋怨：“一张地图，老是看，也不睡会儿。”

首长抬起头，看着小韦，亲切地说：“你来看，看那里。”他抬手向窗外、向枪声响着的远处一指，“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在干什么？”

小韦向黑夜瞥了一眼：“打仗呗！”

“你再看，”首长站起身，揽住小韦的肩膀，走向窗前，指着近处一个窗口透出的灯光：“那是什么地方？”

“我知道。”小韦答道。就是水塘边上那所泥墙草屋，几个钟头以前，他曾经摸黑去送过一趟信。“毛主席在那里工作嘛。”

“是啊！可你倒要我休息。”首长目不转睛地望着灯光，好一会，才深情地说道：“长征的路，有千里万里，毛主席要我们把每一步都走好、走出胜利来！”

说完，他从小韦手里拿过蜡烛，抓在手里，又回到桌边。

听着首长的话，小韦觉得心里一亮，可又觉得首长并没有回答他现在的问题。于是又向那空空的床铺瞥了一眼，回到小竹凳上坐下，轻轻地抓起一把碎稻草，填进那床夹被里去。这点碎草是和饲养员争执了一番才弄到手的，必须瞒着首长填进夹被里才行。俗话说：“寸草遮丈风”嘛。天这么凉，从江西带出来的那床旧毯子太薄了，又磨出了好几个窟窿；要是今晚首长能多少睡一会儿，那么，在毯子上边压上这么一床“草被”，就可以暖和点儿了。

碎草填完了，再把夹被在门板上铺开、把草摊平，只要在开口的地方缝上几针，这“金丝被”就做成了。小韦正兴冲冲地理着针线，忽听得桌子上“叭哒”响了一声。他扭头看去，只见首长依然端坐在那里，两眼凝视着地图，右手还是握笔的姿势，铅笔却掉到了桌子上；左手握着的蜡烛，不知什么时候倾斜了，烛油正一滴一滴地落在手背上，已经积了指尖大的一堆。

“他睡着了……他，太累啦！”小韦心头一热，眼眶子一阵发酸。自从长征开始，他被调到首长身边工作，这样的情景他

见过不是一回了。他连忙奔到桌边，轻轻地扳开首长的手指头，把蜡烛拿过来。他一面往桌角上滴下烛油、安放着蜡烛，一面编出了几句“厉害”点的话，想狠狠地埋怨一番，可是，没有说出声。就在这一霎间，他改变了主意，又轻手轻脚地回到了竹凳上。

他托着下巴，定睛看着首长。一分钟，又一分钟……首长——这个把自己的生命和精力一点一点挤出来，献给了革命战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人，还是以那样的姿势坐着，但是小韦的心头却轻松多了。他高兴地心中暗暗想道：“睡吧，哪怕就这么坐着、睁着眼睛睡一会儿也好呵！”

突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小韦吃了一惊，慌忙扑向门边，可是已经迟了。门开了，军委卢参谋走进来。他急匆匆地敬过礼，走向桌边。

首长一怔，抬起了头，问道：“你来啦？什么事？”卢参谋把一份电话记录递过去。首长接过了文件，默默地看了看；捏着文件的手慢慢地搁在地图上。

卢参谋打开笔记本，握住了铅笔，注视着首长。

一两分钟过去了。首长没有说话。

为了不打扰首长思索，卢参谋绕过桌子，来到小韦身边。他用铅笔敲了一下小警卫员的鼻子，奇怪地问：“你这孩子，怎么啦？看这嘴噘得能挂住个油瓶……”

“这风……”小韦扭头擦了擦眼睛，声音哽咽地：“你呀，来的真不是时候……我，我刚刚给他偷来了几分钟，又叫你给抢走了……”

说话声惊动了首长。他轻轻咳嗽了一声。

卢参谋掏出怀表看了看，慢慢走到桌边，俯身低叫道：“周副主席！”

“唔，”周副主席漫应着，转过脸来，招呼卢参谋坐下。

卢参谋简要地报告了情况：先头部队根据军委的命令，就利用这漆黑的夜，胜利突过了乌江。现在，部队正在乘胜向前发展。关于下一步的行动，部队有几个问题向军委、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

周副主席伸开双手，重重地在脸上搓了两把。手掌擦在胡髭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把文件放在面前，一面剥着手背上的蜡壳，一面仔细阅读着，读完了，略微想了想，然后向卢参谋说道：“部队过江以后，继续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向东南前进！”他指着地图，“就在这一带，寻求新的机动！……”

“是。”卢参谋迅速记录着。

“要加强政治工作。”下达完命令，周副主席补充道，“告诉部队，毛主席安排的全军佯动的行动，完全成功；敌人被调动了，这里空虚了，我们就一下子插到敌人心脏里去。看，敌人很听话哩！”说完，他快意地笑了。

在这爽朗的笑声里，卢参谋收拾好文件、笔记本，转身要走。周副主席又叫住了他：“行军序列要安排好，尽量让暂时不行动的部队休息，多睡一会儿也是好的。”

小韦扭亮了手电，送卢参谋走出门去。在门口，卢参谋低声嘱咐道：“看见了没有？首长眼睛都熬红了。你可要提醒他注意休息啊！”

小韦委屈地点了点头：“谁说不是呢！首长还是在过赤水河的时候，站在河边靠着马鞍子打了个盹，到现在，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啦……”

听到背后的脚步声，小韦把话停住了。他看着向门边走来的首长，看出了什么，慌忙指着门外，提醒地说：“看，天这么黑……”

“黑夜？好哇！”周副主席也看出了小韦的意思，笑着把话接过来，“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黑夜里，行军，打仗。走好了，打赢了，胜利的明天就是我们的啦！”他亲切地给小韦扣着领扣，却又略带责备地说：“你这个同志呀，刚才卢参谋来了，怎么不叫我一声？”

小韦噘起了嘴：“你，你老是不肯休息……”他说不下去了，两大滴泪水忽地涌了出来。

“嗨，看你……”周副主席扬起衣袖，给小韦揩着眼睛，“这孩子！你今年才十五岁，对不对？”

小韦点点头，不解地望着首长。

“等你再长大一些，你就会了解我们了；你就会明白：应该这样做！”周副主席把话略停了停，象是让这年轻人嚼一嚼话的味道，然后，又指着门外，充满感情地说：“想一想，在全中国，还有全世界，有多少劳苦的人，有多少象你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生活还象这黑夜一样黑、一样冷呵！我们共产党，我们红军，就是要加倍地工作，工作，让他们看到太阳，得到解放。”

小韦深情地看着周副主席。他觉得，这个协助毛主席组织着伟大长征的人，这个极度疲劳又浑身是劲的人，仿佛全身

都发着光。这光，照暖了、也照亮了他这个少年红军战士。

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巨大的问题，一下子闯进了这个小红军的心：每个人都有同样多的时间，每个人都有醒着和睡着的时候，可是，一个红军战士究竟应该怎样利用这一切，去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坚持战斗？

长了十五岁，想到这个人生的大问题，他还是第一次。

他霍地转过身，摘下墙上的驳壳枪，一下子背到了身上，紧抓着手电筒，大步来到周副主席身边。

周副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扬起手掌，在脸上搓了搓，随即拍了拍小韦的肩膀：“走吧，到前边看看去！”

小韦没有再说什么。他扭回头，又看了看墙角里那张门板，伸手抓起那床“草被”，用劲一抖，把里面的碎草倒掉，把夹被轻轻地披到周副主席的肩上。然后，紧跟在首长后面，一躬身，钻进黑暗里去了。

夜，漆黑。

枪声更紧了。



肩 膀

——战士诗：“他离开了我们，我才更觉出了肩膀上担子的分量。”

西天，一抹晚霞正在消褪；远处，起伏的丘陵后面，淡淡的雾气慢慢地升腾起来。

通信员小秦望着这幅草地景色，又向前方看了看，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凭经验，他知道离天黑不过个把小时了。按照平时草地行军的习惯，这会儿该是宿营的时候了。先头部队正忙着搭帐篷、拣柴禾，或许有人已经点燃了篝火、煮起了野菜。可是现在呢，整个草地空荡荡的，看不见火光，听不见人声。他明白，自己是掉队了。小秦抚摸着肩上的扁担，愁烦地想：“要不是它，也许早就赶上队伍了。”他轻轻叹了口气，把扁担换了个肩，又吃力地向前走去。

这副担子，是两个钟头以前才落到小秦肩上的。

还是刚过正午不久，他觉得左臂的伤口有点疼痛。那是一个月以前，在一次战斗中送信的时候，被敌人子弹打穿的，现在已经收口了。他怕同志们发现了，又要照顾他，便悄悄离开了大队，躲在一丛矮树后面包扎起来。自从进入草地以来，他这样做倒也不是头一次，没关系，包扎好以后，脚底上使使劲，再赶上队伍就是了。可是，这次因为找到的那一潭清水吸引了他，洗完了伤口，又高兴地洗了把脸，等到从树丛后面钻出来，部队已经走远了。正在这时，又来了一阵暴风雨。风雨

里看不清路，走错了方向。

正当他冒着暴风雨在烂泥里奔跑的时候，猛地撞到了这副担子上。这是两个不大的木箱，被棕绳紧紧地捆在一根小竹扁担上。里面装着不多的药品、纱布和几件医疗器械。就在担子前边一米远的一个泥塘里，这副担子的主人——一位中年的红军战士牺牲了。小秦摘下他那顶小小的八角军帽，默默地注视着这位没有走完长征道路的烈士。从现场的情况判断，这位同志也是在赶队的情况下，遇上了刚才那场暴风雨，陷进了这可恶的泥潭。还可以看得出，就在这位同志被陷进烂泥之前的一霎，他还拚着全力，把担子抛到了泥潭边边上。这样，担子保住了。小秦就是靠了这副担子拦了一下，才没有掉进泥潭。

于是，小秦含着眼泪埋葬了这位不相识的红军战友，挑起了这副担子。

起初，这一切是多么简单呵：担子，是战友留下的革命财产，必须挑上它；再说这担子也并不算重，参加红军以前，他给地主放牛，割草、砍柴，哪一担不比这重得多哪。因此，他满怀信心地相信：他一定能挑着它赶上队伍，走到宿营地。他甚至一边走一边想象出赶上队伍以后的情景：篝火边上，指导员接过担子，抚摸着他的头，当着同志们，夸奖他说：“看，是谁办了这么件大事？是小秦嘛！嗯，象个样子，可以参加共青团喽！”想着，他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

但是，长征道路上的艰苦和困难却是无情的，它们象一下下铁锤似的敲打着小秦的体力和信心。现在，当他走了两个

小时以后，他却发现，坚持住是越来越困难了：他觉得自己肩上好象挑着的是两座山，肩膀被压得钻心地痛；两腿软绵绵的，抬不起、迈不动，还直打绊子；路，似乎也忽然变得崎岖不平了。再加上寒冷和饥饿一齐袭来，他头晕得天旋地转，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他咬着牙，挺着脖筋，好不容易跨过了一段烂泥塘，跌跌撞撞地爬上了一块小高地。就在这时，脚下被草根一绊，猛然摔倒了。他歪坐在地上，望着在眼前晃动的水草、矮树和那对木箱，心里想：“不行了，我是挑不动啦！也赶不上队伍啦，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只一会儿……不要紧的，反正后面也许还有部队，反正……”这么一想，他觉得浑身骨头架子都散了，那抓着扁担的手一松，倒了下去。

小秦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跟着连里的同志们，正在和敌人争夺一座吊桥，他抓住了一个敌兵，一用劲，悠地一下，和敌兵一起掉进了河里。哎呀，水真凉，冷得直打哆嗦。忽然，妈妈来了，他一头栽进了妈妈怀里。嘿！好暖和呀，……可就是妈妈的头发老在脸上扫来扫去，真痒……。于是，他一晃脑袋，醒了。

朦胧(méng lóng)间，听见有人在说话，那话音是那么远，象从天边飘来的：

“……怎么办？”

“带起走嘛！”答话的是个浓重的四川口音，“锻炼一下子，这娃儿会成为一个好战士的！”

“这不是妈妈的声音呀？”他想着，用力睁开了眼。不错，

自己正是在一个人的怀里躺着呢——一位同志一手把他抱在怀里，另一只手在他额角上轻轻抚摸着。他仰脸望去，只见这位同志已经不年轻了。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宽阔的额角上，深深地刻着几条显示出坚强意志的纹路。大约好些日子没有刮脸了，敦厚的嘴唇上生着一抹短短的胡茬。“刚才，大概就是这些胡茬把我弄醒了的”，小秦暗暗想着。尤其吸引他的是，就在那两道一字眉下面，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这双眼睛那么温和，那么慈祥。

“醒了！”那同志微微一笑，那双眼睛更温和、更慈祥了。他向旁边的战士问道，“做好了没有？”

“好了。”一个战士端着一个搪瓷碗走过来。

这时，小秦才看清，在他身边已经升起了一堆篝火，七八个同志正围在他旁边忙活着。

那位老同志接过碗，放在嘴边试了试，又轻轻吹了吹，然后慢慢送到小秦嘴边。

碗里，是加上青稞面粉煮的野菜汤。小秦吃着却是那样香甜。

看着小秦狼吞虎咽地吃着，那老同志亲切地问道：“你多大啦？”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和他那慈祥的面容一样，使小秦倍觉亲切。

“十三岁……半了。”小秦回答。往常每逢有人问他，他总是多说两岁的，但对着这慈祥而又亲切的老同志，他照实说了。

“十三岁，还有个半！”那同志笑笑，又问：“怎么掉队啦？”

小秦吃着菜汤，简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说。

“对，那是一个好战士呵！”老同志深情地点了点头，“小鬼，你也是个老同志。看！你接过来，又把它挑了那么远。”

得到了老同志的夸奖，小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可是，”老同志亲切地摸着小秦的臂膀，又问了：“你为什么不再继续往前走了呢？”

小秦坦白地说：“我，我想歇歇。”

“噢，想歇歇？”老同志指了指木箱，“那么，这东西怎么办呢？”

“这……”小秦觉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他嗫嚅(niè rú)地说：“我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不！”老同志收敛了笑容，慢慢地摇了摇头：“你有劲儿。知道吗？你有很多很多的劲儿。”

小秦不解地望着这位老同志，心想：真怪，我哪里来的劲儿哟。再说，我有没有劲儿，他怎么能知道呢？

老同志没再说什么。他把小秦扶着站起来，从一个战士的手里拿过一个皮盒子，慢慢打开，拿出了一件东西。小秦认得出，那是一架望远镜。老同志把望远镜拿在手里，调整了一下距离，然后递给了小秦。

小秦把镜子举在眼前，向着红军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望去。黄昏时分的草地，顿时变得清晰起来，就在夜幕垂下的天际，现出了点点火光。他高兴得跳着叫起来：“篝火！”

“对，那里就是今天的目的地。”老同志把一只大手搭在小秦肩头上，轻声地说：“篝火后边是什么地方呢？”

小秦仔细地看，半天，摇了摇头：“我看不见了。”

“看不见吗？”老同志笑了，“那里，是草地的边边。再往前，是陕北革命根据地——那里，就是我们明天、后天的目标。”

“陕北？”

“对，陕北。”老同志深情地重复了一句，“毛主席、党中央带着红一方面军，去年就到了那里。现在，毛主席正在等着你，等着我，等着我们大家哪！”他那双搭在小秦肩头上的大手按得更重了：“在那里，有好多好多事情正等着我们去做呵！”

小秦静静地听着。他觉得这些话又亲切，又有意思，紧紧抓住了他的心。这些话，象眼前的镜子一样，为他显现了未来的目标。这些话，象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推着他、拉着他，向一个新的天地前进。小秦放下了望远镜，激动地望着这位老同志。

“小鬼，要鼓起劲儿来，继续前进！”老同志接过望远镜，又继续说下去，语气却更温和、更亲切了：“要知道，将来，革命的将来，属于你们，也依靠着你们呀！”

话，一下子钻进了这个小红军战士的心，引起了他的深沉的思索。

就在小秦想着的工夫，同志们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继续上路了。他这才发现，这支小队伍里，有一半是病号。

刚才讲话的那位老同志搀着一个病号走到小秦的身边，把病号交给了他，然后弯腰抄起了扁担，放到自己的肩上。他挑着颤悠悠的担子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向着小秦说道：“小